

此书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迥然不同写作时
不是依课堂讲义方式写而是一本独立的文
学史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

龚鹏程 著

现完善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存在

中国文学史（上）




哪些问题历代

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文学的
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兼摄其中不依序介绍
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之生平及八卦也不抄撮
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

龚鹏程 著

中國文哲史
(上)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史 / 龚鹏程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060-7935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史 IV. ① 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6063 号

中国文学史 (上、下册)

(ZHONG GUO WEN XUE SHI)

作 者: 龚鹏程

责任编辑: 杨英瑜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
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71

字 数: 60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935-8

定 价: 10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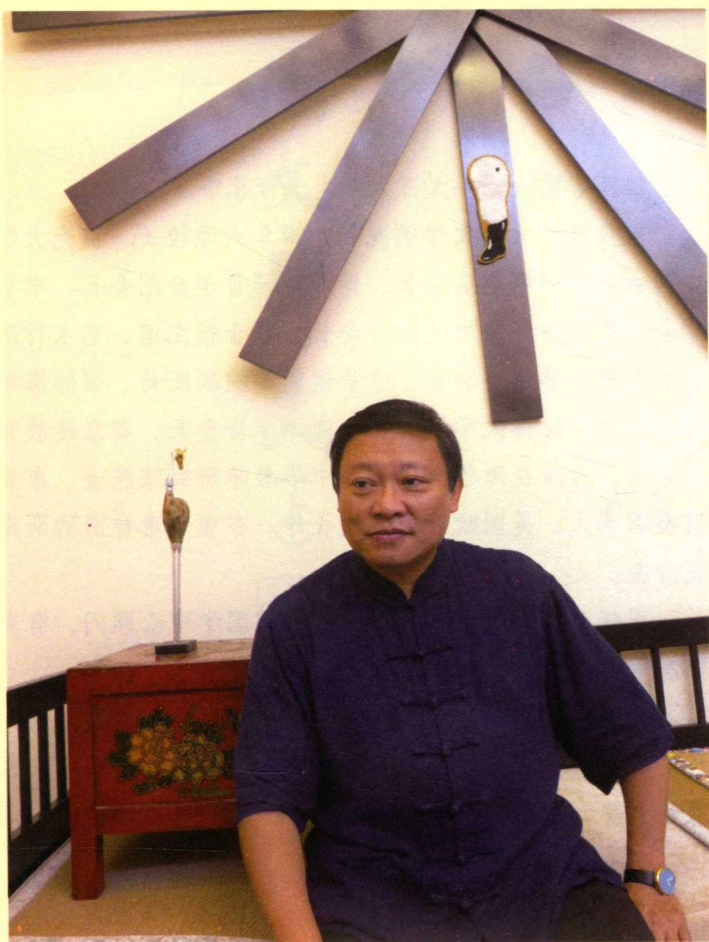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龚鹏程作品





龚鹏程

江西吉安人，一九五六年生于台北市。

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南华大学校长、佛光大学校长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、世界中国哲学会副会长、中华武侠小说学会会长、中华历史文学学会会长、联合报主笔、艺术行政学会会长、自然医学学会会长、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、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少林禅武学会会长、南洋学会会长、龚立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、台湾视障学会会长、中华易学研究院院士、东亚孔庙联谊会召集人、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。亦曾负责台湾的两岸文教交流业务。

现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、国务院国学中心顾问，有龚鹏程国学院等学术组织及活动，遍及各地。

有文史哲宗教艺术社会学等著作近百种，精博渊懿，为世所称。曾获中山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章、教材改进奖、朱自清散文双年奖等。亦常在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。

总序

我耽迷于文字，喜欢探索文字中的世界，也乐于以文字记录我对世相的观察、对天道人情的理解。历年涂抹，出版者近百种，主要涵括文、史、哲、宗教、艺术、政治、社会、教育诸领域，未刊稿尚数百万言，佚散难以捡拾，我也不自爱惜。总觉得仍在写作中、仍在努力求学问道中，还不急着作总结报告。

但旧学商量，益加邃密，做过的研究、有过的思虑，统汇起来。便于检核修订，自是进学之良方。对读我书的朋友来说，也未尝无益。因此，劳烦东方出版社帮忙辑成了这套作品集。

说作品，其实甚感歉然。古代以创作为神圣之事，故曰“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”。高明如孔子，也仅自称述而不作，吾辈小子，何敢妄言作者作品？一时笔谈，多属因机因地之权；偶然墨戏，或邻谤佛谤圣之讥，聊等佯狂，肆此乱世之哀感而已。知者怜其瞽悖，会者通其神韵可也。

甲午秋分写于燕沪旅次

自序

中国文学史，坊间已出版甚多，我不好劝诸君都不要看，但不妨略说一下我为何要来重写它。

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，起于清末。因废科举、立学堂，改从西式教育，需要一批适应新式课堂讲授的教材，故出现了各色文学史，后来再分化出各时段、各文类的文学史，以迄于今。最早的一本，或云为黄人于1940年在东吴大学讲课时所编，或云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时所制。此后一百年间，教书的人又不断编这样的讲义，以致同类之书越来越多。2004年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合办的“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”，统计说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已多达一千六百部，台湾香港的还未计入，可见其盛。据说每年还有十几部正在编写梓行中，伐木造纸，殆已毁了数十座森林云。

然而一两千部书到底质量如何？与会诸公异口同声曰：“佳作寥寥！”看来成果是不太令人满意的。

当然，我相信没有谁真正读过这几千部书。如此品评，不免一篙子打翻了一条船。那里面，披沙拣金，必然也会有值得赞许之作。不过，依我有限的阅读印象来看，这样的评语，竟似亦颇中肯，果然是佳作寥寥呀！

中国文学史的作者，不乏硕学之士，文采可观者，亦复不

鲜，可为什么就写不好呢？原因除了我在本书导论中谈的各种问题外，此等书缘附于课程的先天因素便注定了它难以写好。

本来教科书就难写：嚼饭喂人，既已淡乎寡味；粗陈梗概，遂愈觉水清而无鱼。且安章宅篇，务求分量匀齐、面面俱到，更不能见心得，尤其无以见性情。故历来佳作，没几本是由教科书来的。

何况，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设置目的，其实兼有古典文学选读或概论的性质。学员都是对中国文学史上诸事件与作品十分陌生的青年，因而要有一门课来大略介绍作家及文学现象，并以此为线索去稍微浏览各体文学作品。所谓“史”，不过是为了这样的目标而搭的一个框架，史法、史例、史体当然也就谈不上了。

而一边介绍作家生平，穿插逸事，一边赏析作品，一边讲述历史发展之规律，上起课来，花团锦簇，固然颇能受学生之欢迎，或可引领他们入文学的园圃。但写成著作就显得头绪纷如、东拉西扯。学生由此入门以后，再回视其书，亦会觉得它浅陋可哂，不再具有继续深入钻研的价值。

在此情况下，作者若欲借文学而明史观，以具体文学事例去诠释那客观历史社会之发展规律，结果往往更糟。因文学史毕竟不是社会史或政治史，社会发展规律必等于文学规律。文人又常熟于文事，未必兼擅史学，不足以讨论史观之然否。削足适履，勉为其难，终究是比附造作，无当于理的。

我这本书，将来亦必成为教材，并将取代若干目前流行的教材，但写作时不是依课堂讲义方式写的。故是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，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、如何完善、如何发展，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，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，包括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，等等。文学的观念史、创作史、批评史，兼摄于其中。不依序介绍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之生平及八卦，如录鬼簿；也不抄撮这篇佳作那篇佳作，

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。因此从性质上说，此书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著作迥然不同。

性质与结构既然不同，对于文学史事之理解、作者作品之掌握，当然也就都会有所差异。在这方面，我夹叙夹议，对于现今通行的文学史论述，颇有弹正。从前司马迁作《五帝本纪》，尝云：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……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”我这样的写法，也正有他那般的心情。虽然如此夹叙夹议会令文体不省净、眉目不清飭，但考虑到著述仍有应匡谬正俗、或为读者打开一点思考空间的功能，也就顾不得了。

我主要批驳弹正的是什么呢？

晚清以来文学史写作不佳的原因，除了它隶属于现代教育体制中作为课程教科书的问题以外，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个“现代教育体制”中的教材与课程本身也有其变迁。晚清，跟“五四”以后不同；“五四”至40年代，跟1949年以后又不相同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以后，文学史之写作，不但小说、戏曲、俗文学大举纳入，甚且还要强调文学出于民间。相较于以前，整个文学史论述更要显示它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。认为我们对文学可以获得确定的、本质性的整体掌握；而文学整体的动向，则是单向度、决定论式的进化历程。如何进化呢？先进与落后、正确与错误、革命与反动、新生与腐朽等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即构作了历史的进化，例如魏晋的自觉，革新了汉儒的腐朽；明七子的复古又被公安派独抒性灵所改革那样，革命者代表了启蒙的价值：理性、自觉、浪漫、个我主体等等。于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论述，就变成了对新时代国民意识教育之一环。

可是这时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建构还未完备，更进一步国家文学化，是1949以后大陆的表现。文学史本身所具有的多向

度解释空间渐遭压挤，正面典型愈遭歌颂，反面人物、作品、流派、活动愈遭贬抑。国家新权力之建立与维护、政治领域之实际斗争、国家意识形态之争论，无不反映在文学史写作或对文学史的解释上。《水浒》《红楼》的争论，李白杜甫谁才站在人民这一边，韩愈柳宗元谁是儒家谁是法家的辩难，均属此类。以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来看，第一版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启蒙型的产物，后来两次改写就显示了国家文学建构的过程。

正因为如此，故中国文学史须要再次改写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可惜近三十年来，新的中国文学史著虽出版不少，但均只是局部、枝节之变动或添补，对它作为民族国家文学之性质缺乏反省，不知新时代之文学史论述是该全面扬弃此一框架的。

由这个角度说，现在的中国文学史，其实又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因为基本上仍是胡适、刘大杰那一套。如今台湾各校采用的教本，也仍以刘书为主。重开天宇者，渺焉无人。

现在，我要新立一个框架，我的做法又是什么呢？

很简单，首先确定文学史不是音乐史、表演艺术史、思想史、社会史，等等，而是说明文字书写品如何美化成了艺术，成了文学文本；然后看历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学这件事，如何让文学更符合他们心目中对文学美的要求；再则解释文学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，以见古今之变。

这才是文学本性的研究，也才是文学之史。不像过去的文学史，老是要用文学材料来讲社会发展史、意识斗争史、音乐戏剧说唱表演史、民族进化史，等等，对文学的观念与问题又都讲不清楚。

由于我的文学史立场不同于历史主义、新历史主义、新史学、新批评、结构主义、布拉格学派、大众文化批评、接受美学等，撰史自亦迥异俗流。读者久已习见了学府及坊肆各种通行的文学史著，乍看我这本完全不一样的书，恐会因不习惯而生疑

情，不知我这样的写法才是正途。故对本书的体例纲维，还要略作些说明：

现在的文学史著，基本上是历代名家名篇介绍，此乃应教学之需而设，本非史体；早期的文学史，如刘师培《中古文学史》、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也都不甄录作品。更早，如《史记》论作家，虽曾抄录不少代表作，但《史通》已批评其不妥。章学诚折中之，谓当于史著之外另立“文征”，一为史乘，一为文选，相为辅翼。本书即采此法，故会另编一部作品为主的参考数据，以供循读或讲贯。

这样做，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文学的主角，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以为的，是作家和作品，而是观念。每个时代的文学观不同，故其所谓之文学即不同，其所认定之作家、作品，乃至大作家、好作品也不一样。

某些文字书写品，在这个时代根本没人把它当成是文学，到了另一个时代却可能截然不同。例如六朝有“文笔之辨”，就是为了区分什么是文学。而当时不视为文学者，到唐宋却成了文学的主要内容。小说，古常视为史书之一类，后来才把它看成是文学。骈文，在六朝时是文学，唐宋以后作家作品也仍然很多，但受古文史观影响的论著却恍如未见，完全不会去谈它。八股制义，当时同样名家辈出、佳作如林，可是五四运动以后谁把它们视为文学、写入文学史著呢？凡此等等，均可见写文学史若要通古今之变，首先就得究明这个文学观的变化，说明不同时代人对什么是文学、文学性为何、审美标准何在、谁才是大作家、什么才算是好作品等，都有些什么不同的见解。

作家与作品是第二序的。它出现于文学观之下，亦由文学观所塑造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作家与作品都是现成在那儿客观存在着的。例如屈原杜甫的作品集，是汉宋人编成的；其生平，是汉宋人描述出来的。换言之，是汉宋人的诠释，才形成了

文学史上这样的屈原杜甫及其作品。文学史上的人、事、物与原先那个人、事、物并不相等，不是同一个人、事、物。就像《左传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虽皆为先秦古籍，但其文学史生命绝不超于先秦。它什么时候变成为文学文本，文学史就该什么时候才开始介绍它。因为，原先不是文学的东西忽然成了文学文本，本身正是一桩文学事件。

文学史的开端，始自汉代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在此之前，诗乃是“歌永言”的，文字杂在歌与言之间，亦即音乐与辞令之间，汉代才独立为文字书写品，再独立为文学文本。文与乐分，亦与言分。

分了以后，渐渐又有合的趋向，例如唐代燕乐歌曲既盛，所填之词便有合乐之要求。可是合而又分，终究词同于诗，后世论词之所谓声腔，实皆文字格律而已。文学史必须说明这类文字艺术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。但在词还是曲辞的时候，文学史却并不需对它太多着墨，那应放在音乐史里去谈。

语言艺术、表演艺术，情况相同。说成相、说参请、说浑经、说一枝花话、弹词、戏弄、合生、银字儿、唱赚、演剧，都须变成了文学文本、出现了文学事件，才能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对象，否则都该纳入语言艺术史表演艺术史中去处理。

由此观之，本书虽谈了许多过去文学史著未谈到的现象与问题，恢阔汗漫，若无涯涘，其实却是极窄、极简约的。时代由汉代讲起，对象专注于文字艺术，谈这门艺术如何兴起、如何精进、如何变迁，又由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变化。在谈最后这一部分时，当然会涉及文人团体、社会条件、文化因素，但此书非社会史，亦非文化史，所述仅及于文学观念文学现象而止，要谈的只是文学本身的发展（社会文化史角度的讨论，可另参读我的《文化符号学》与《中国文人阶层史论》）。而且只说大势，并不处理个别人与事等小细节。

这个文学本身的发展，自有其内在结构。线索之一，是文学艺术的技艺之巧，精益求精，确是不断进步着。但雕饰太甚，物极则反，文胜之后往往代之以朴；若质朴太过，自然又趋于文，故文质代变，便是另一可注意之线索。再则就是上文所说，原先非文学的其他艺术，逐渐变成为文学，文学与乐、舞、戏、语、书、画诸艺术的分合关系，亦甚值得关注。此外，“文”有广狭数义，既指文字，又指文采，也指文化。历史上，有些时候谈文学时重在文字（如严羽形容他同时代人“以文字为诗”那样），有时重在文采，有时又强调文学应具文化义，以达到“人文化成”的作用。这种文义广狭间的动态关系，无疑也是该注意的线索。再者，文士是由士分化出来的，它与经术士、德行士、政事士之间，也有分合互动关系，直接关联着各朝代不同的文学观念与创作表现，亦不可不知。

以上这些线索，并不是抽象的概念，它们具体地表现在我每一章节的叙次中。每一篇也都不是孤立的，前后有呼应或“别裁”“互著”之关系，例如说李商隐那一章，只讲他与当时假拟代言戏谑风气的关系，是因其体杂于齐梁、罽染于西昆，又得法于杜甫等皆见于其他章节之故，敬祈留意。

当然，文学史的写法千变万化，我独行一路，岂能尽得其妙？又岂能禁止别人从别的路向来寻幽访胜？如此写来，也不过是新尝试之一端而已，抛砖引玉，拥慧前驱，不敢不勉。

回思我对文学史到底应如何研究、中国文学史应如何撰作，1984年以来即迭有论析，几于大声疾呼矣。然学界于此，苟为因循，改善无多，颇令人感到绝望。2002年春，辅仁大学要开文学史研讨会，我会前恰好路过香港，与陈国球兄见了一面，谈起近百年令人丧气的文学史写作传统，不免发了一通牢骚。在旅途中便又把这些牢骚写成了论文，拿到会上去发表，流弹四射，听者动容。里仁书局徐秀荣兄乃来找我，说既然老兄对以往的文学史

都不满意，现在大家也确实没什么新东西看，那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呢？我想想也对，当即准备动笔。但手上稿债如山，清了那个欠那个，一时忙不过来。且本以为多年蕴积，此等书，两三下便可弄完了；谁知去年春天动起手，才发现作史不易，尤其是体例，颇费斟酌。近年我又旅泊四方，根本无书可以参看，谈到的作家与作品，徒恃记忆，历来写史亦无如此冒险者。因而时作时辍，缓缓为之。如今经营泰半，自当先行付刻，就正于通人。其中若有些讲得太简略的地方，宜互见我之相关论文；文学前史，则可另详我《文学观念的起源》（收入1998年《年报》及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》。）

二〇〇八年秋末，庐陵龚鹏程写于台北—北京旅中

自 序 / 001

导论 文学史的研究 / 001

一、史学研究中不予讨论的文学史 / 001

二、文学研究中备受质疑的文学史 / 004

三、当代的文学史研究 / 016

四、一些尝试与答案 / 019

第 1 章 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 / 025

失落的音符 / 025

诗乐并进 / 025

走自己道路的诗 / 032

第 2 章 楚辞的经典化与辞赋的发展 / 035

不歌而诵的辞令 / 035

士不遇的情感投射 / 037

文学传统建构的错觉 / 040

第 3 章 从言语侍从之臣到文章之士 / 043

投其所好的文字艺术 / 043

写作群体的扩张 / 047

文学意识的自觉 / 049

第4章 文学创作的自觉 / 052

文学创造的心理状况 / 052

对文学功能的认识 / 056

文学操作技艺的钻研 / 059

第5章 文学势力的扩大 / 062

经典的形成 / 062

文字主导的势力 / 066

乐府的诗化 / 069

第6章 文人阶层的形成 / 072

士人的分化 / 072

势力的消长 / 075

第7章 文学经验的开拓 / 080

风俗世相的创作形态 / 080

仕、隐、居、游 / 084

女性化的书写与旷观宇宙的世界观 / 089